

汉语区别词习得中的形义匹配关系研究^{*}

——兼谈词类范畴习得的普遍性问题

蔡淑美

施春宏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语言科学院

提要 本文以汉语词类系统中的特殊范畴——区别词为例,从构式形义关系的角度系统考察区别词习得中的形义失配表现和适配情况,并从形义关系匹配的参差性入手分析学习者构式意识的发展层级。区别词习得的特殊性揭示了构式习得中的一般性问题,对认识整个词类范畴的习得规律也很有启发。基于此,本文以区别词这个边缘现象的习得为切入点来探讨词类范畴习得的普遍性问题,进而对基于特殊形义关系的构式习得研究路径在偏误分析中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做出新的思考。本文最后探讨了边缘现象、特殊范畴的理论地位问题。

关键词 区别词 形义失配 构式意识 词类范畴习得 普遍性特征

DOI:10.13724/j.cnki.ctiw.2020.03.011

一 引言

偏误分析(error analysis)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便一直是二语习得研究中比较活跃的领域,它为揭示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性质和规律提供了一个窗口,在语料收集、类型整理、用法对比等方面具有操作方便的优点。当前基于中介语研究引发的许多新课题常跟偏误分析有关,特别是语言习得的机制、顺序层级和认知加工等,而各种大型中介语语料库的建设又为它提供了更加坚实的资源基础。然而,偏误分析发展到今天也面临着现实和理论的双重困境。从现实层面来说,对偏误形式的归纳长期停留在遗漏、误加、错序等分布类型的表面说明,常常是“始于病句收集,止于语法分类,流于传统的病句分析”(王建勤主编,1997:8)。而“从表面上把偏误说成是遗漏、添加等,对于解释偏误的原因,也即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对于说明学生正在使用的规则和系统,并无多大价值”(Corder,1973:293)。从理论层面来说,对偏误发生的层次性还缺乏深入探讨,对学习者习得意识的机制缺乏充分挖掘,对偏误现象所反映出的规律性缺少必要概括。如何既能发挥偏误分析的效度,又能突破既有的研究观念,成了人们不时思考和实践的新问题。

^{*} 本研究得到北京语言大学重大专项项目“基于多重互动关系的语法理论探索与应用研究”(18ZDJ04)的支持,《世界汉语教学》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精到而详实的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词类范畴习得一直是偏误分析的重镇,因为词类问题不是单纯的词项问题,而是涉及概念/语义、句法、功能/语用等多重界面互动的问题。目前对汉语多个词类的偏误分析基本都已铺开,但词类习得内部形式和意义的层次差异性如何,是否存在普遍规律,至今仍探讨不多。本文试图以区别词的习得为例来考察词类范畴习得的普遍性问题,进而对偏误分析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新的思考。

汉语里的“金、银、急性/慢性”等,由于表示分类的标准而被称作“区别词”(朱德熙,1982:52),又叫“属性词、非谓形容词”(吕叔湘、饶长溶,1981)、“唯定词”(陆丙甫,1983;刘丹青,1994)。这类词在概念上跟名词、动词、形容词都密切相关,但在句法分布上又与它们很不相同,如只能作定语修饰名词或名词短语,多数能形成“的”字短语,不能单独做主语、宾语、谓语等。本文采用朱德熙(1982)对“区别词”的命名。目前学界在这类词的界定标准、句法表现、功能游移、泛化扩张等方面有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徐建华,1987;齐沪扬,1990;李宇明,1996;张素玲,2006;周刚、叶秋生,2007;齐沪扬、张素玲,2008;全国斌,2011;刘春卉,2015等)。区别词在二语习得过程中也有相当特殊的表现,然而目前针对这种现象的习得研究只是零星举例性质的分析(卢福波,2010:148—150;谢琳琳,2011;李扬,2012),既不深入也不系统。作为词类范畴中的边缘现象,区别词的习得不仅受特殊的形义匹配关系的影响,也受概念/语义、词法、句法、语体、韵律等方面的限制。与某些单一层面的习得项目相比,这种多重界面特征的互动关系使区别词的习得呈现出特异之处。这为我们认识语法项目习得过程中形式和意义的匹配方式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对观察构式意识的形成机制和固化过程也很有启发。本文便是在这种理念下的一种探索。

通过梳理区别词在中介语语料库中的分布,我们发现学习者无法单纯地从其形式和(或)意义的某一方面来充分习得它的用法。学习者如果要正确地输出区别词,需要将词项X填入带有空位、需要实体性成分来填充的图式性构式“X+N、非+X、是+X+的”等,并且避免填入单独做主语、宾语和谓语的“X+VP、S+V+X、S+X”等。^①这既需学习者掌握作为构件(构式的组成部分)的词项本身的形义匹配关系,也需把握词项作为构件运用到构体(构式作为一个整体)之中的形义匹配关系,即区别词习得包括构件习得和构体习得这样两个层面,二者均为构式所涵盖的内容(施春宏,2018:13、2019)。鉴于此,本文从构式的形义关系出发,详细分析区别词习得中形义匹配过程的整体特征尤其是失配表现(mismatch),并从形义匹配的参差性来考察学习者构式意识的发展层级,由此探索词类范畴习得的普遍性问题,进而对具有多重界面互动特征的边缘现象、特殊范畴的理论地位问题做出思考。

二 区别词习得的整体分布情况

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既有正用形式,也有误用表现,二者均是其整体表现的有机组成部分。下面先对语料库中出现的区别词和它的整体分布情况作出说明,然后以此为基础对习得偏误表现作出系统考察。

综合吕叔湘和饶长溶(1981)、朱德熙(1982:52—53)等的判断标准,我们从《汉语国际教

^① 关于“图式”和“实体”及构式内部类型的划分,参见 Langacker(1987:68—69)、Goldberg(2006:5—6、2013)、Traugott & Trousdale(2013:11—14)、胡亚(2019)等。

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以下简称“等级”)中挑出所要考察的区别词。首先根据音节数量将区别词分为单音节词和多音节词两类,后者以双音节词为主,但也有少数三音节词。然后综合概念表达和构词方式等方面的特点,将多音节区别词进一步分为名词性概念的区别词、动词性概念的区别词和形容词性概念的区别词三个次范畴(分别简作“名性区别词、动性区别词、形性区别词”)。比如,“初步”的概念义为“开始阶段(的)”,其中“开始阶段”关涉抽象事物,在构词上也以名词性的“步”为中心语素,因此将其归入名性区别词。区别词中还有一类带(类)词缀的,语义上可以划归到上述三类中去,但它在形式上颇具特点,习得中的偏误表现也比较特殊,因此将它单独列出来,称作带缀区别词。我们将搜集到的区别词在“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中进行全面检索,情况见附录。

从附录可以看出,语料库中共出现 123 个区别词,其中正用 53 个,误用 70 个,误用输出个数大于正用个数,有 56.91% 的区别词出现了误用情况,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等级中收录但语料库中未出现的共 37 个,多数都是三级词,语义上多属于非基本层次范畴,如“巨型”是对“大型—中型—小型”序列里“大型”这一端的精细分类;有的属于特定专业领域,如“轻型—重型”一般用在“车床、飞机、坦克”等建材、机械或武器领域,学习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可能性比较小。

不同次范畴的区别词,偏误情况也不太平衡。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不同次范畴的区别词的偏误率统计

次范畴		正用	误用	总体	偏误率	相对偏误值
单音节		93	64	157	40.76%	2.5%
多音节	名性区别词	399	163	562	29.00%	6.38%
	动性区别词	591	95	686	13.85%	3.72%
	形性区别词	640	183	823	22.24%	7.16%
	带缀区别词	259	69	328	21.04%	2.7%
总计		1982	574	2556	22.46%	22.46%

我们搜集到的所有用例共 2556 条,其中正例 1982 条,误例 574 条,平均偏误率达到 22.46%,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尤其是汉语水平已经达到“高等”阶段(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是学习者参加 HSK(高等)作文考试的答卷语料库)。就不同的次范畴来看,由于每个次范畴出现的数量在总体中的权重不一样,因此并不能单纯看偏误率的多少,而应该由其所占比例乘以偏误率,才是它的相对偏误值。比如,单音节区别词共出现了 157 例,占总数的 6.14%(157/2556),乘以偏误率 40.76%,得出的 2.5%才是它在整体中的相对偏误值。从该表可以看出,形性区别词的正用、误用都很多,相对偏误值最大(7.16%);其次是名性区别词,相对偏误率也较高(6.38%)。单音节的相对偏误值虽然低(2.5%),但其绝对偏误率又最高(40.76%),远超其他次范畴,这跟“副”的偏误率特别高有关系,其特殊之处将在行文中说明。形性区别词和名性区别词的相对偏误率较高,跟区别词最容易向这两个词类发生功能游移的特点是一致的。

对于次范畴内部的不同区别词来说,偏误分布也是不平衡的,某些区别词的偏误情况显得比较突出。如单音节的“金(4/7)、副(58/86)”、多音节的“长期(28/6)、书面(16/4)、有限

(42/31)、恶性(16/17)”等^②。这是构式习得的偏态分布(skewed distribution)表现,偏态分布对我们认识相关次范畴的习得机制非常有启发^③。这里有不少是区别词和其他词类的兼类词,如“金”在称说化学元素“金、银、铜、铁、锡”时是名词,它做区别词时一定要跟别的成分结合起来使用,但学习者很容易把它当作普通名词来用,如“其次人们主动地提供金与物品”。当某个词的概念表达游移在两种功能之间或存在交叉时,学习者对其中的复杂性难以把握,输出时就容易出现偏误^④。

三 区别词习得中的形义失配表现

区别词的习得既不是单纯的形式习得,也不是单纯的意义习得,而是在构件习得和构体习得中建构形义匹配关系的过程。如果学习者对区别词的构式性特征把握不当,就会出现形义不匹配或半匹配的偏误,即失配现象^⑤。

3.1 构件习得中的形义失配

这方面的失配是指学习者在习得区别词词项本身时无法将其精准的形式或(和)意义与之匹配。一般来说,学习者先获知的是词义,在词义驱动下再寻求词形表达。下面就先从词义的偏离入手,再来看词形的偏离。有时这两方面交织在一起,我们也对这种形义均不匹配的复杂表现进行说明。

3.1.1 词义的偏离

词义的偏离主要包括学习者在提取词项信息时所出现的理性义偏离、色彩义偏离或伴随着理性义、色彩义等方面的差异而出现的搭配偏离。

理性义偏离,例如:(偏误部分用下划线标记,可供选择的正确表达在<>内标出)

(1)这假期,我学到在书面上学不到的很多东西。(日本)<书本>

学习者把“书面”误认为“书、书本”之义,基本不了解它“用文字表达的”这一概念信息。

色彩义偏离,例如:

(2)在校成绩优良,并曾参与设计于九四年六月间在法国巴黎举行的欧洲夏装展,获得次等奖。(马来西亚)<二等奖>

“次等”的概念义跟“二等”相近,但“次等”含有低于或次于最好的贬义色彩,可以有“次等货/品”,但没有“次等奖”。

搭配上偏离,例如:

(3)我跟为了离开农村认真地学习一样,为了克服比城市学生的伪劣感,更努力学习。

(韩国)<劣势感/为了克服比城里学生差的自卑感?>

“伪劣”义为冒牌的、质量低劣的,一般跟“商品、产品”相搭配,而“伪劣感”的出现表明学习者

② “金(4/7)”表示“金”误用4例,正用7例,其余按此。

③ 构式习得的“偏态分布”是指典型语项在构式中出现的例率(token frequency)远超过其他语项的例率,如在儿童产出的不及物构式中(如“I went to the store”),go的例率占54%,致使移动构式中(如“Marty put the milk in the fridge”),put的例率占31%等(Goldberg et al.,2004)。

④ 对于兼类区别词,本文从是否具有分类作用和充当何种句法成分来判断其具体属性,在统计时只关注区别词用法(如“反面角色”),而将其他词类的用法(如做名词的“问题的反面”)排除在外。

⑤ 感谢审稿专家提出引入“半匹配”的建议。

既不清楚“伪劣”的理性义和色彩义,也不了解其搭配的对象。

词义失配有程度之别。理性义偏离属于习得层次最低的,色彩义和搭配上出现偏离的区别词基本上都属于义近易混淆词(张博,2007),学习者大致清楚词项的概念内容但没有准确掌握它们在具体方面的要求。综合来看,词义失配总的偏误率为18.47%,比较突出。

3.1.2 词形的偏离

词形的偏离是指学习者虽能正确提取区别词词项的概念信息,但对词形特点和要求不甚了解而出现的偏离。区别词的词形偏离有两种情况。一是通过添加成分而导致的词形偏离。例如:

(4)所以我们可以向银行申请长期间贷款。(韩国)<长期>

(5)这都要书面式的同意文件。(斯里兰卡)<书面>

例(4)的学习者根据“长期”的构词方式(定中结构“长+期”)将其中的名性语素“期”扩展为“期间”,构造出“长期间”(“长+期间”)。这实际上折射出学习者对汉语的构词方式已经有所了解。例(5)的“书面”本身已经表示“用文字表达的”的性质或方式,但学习者仍在其后加上表方式类别的词缀“式”,画蛇添足。

二是通过减缩成分而导致的词形偏离。例如:

(6)这样的恶循环没完没了。(日本)<恶性循环>

学习者知道“恶性”中的“恶”表示不好的意思,在与“循环”结合时便只保留这个修饰性语素,于是出现“恶循环”的表达。词形的失配共搜集到59例,占10.28%。

3.1.3 词义和词形的失配

有一些区别词在形式和意义上呈现系列性的对应关系,如“长期—短期、高级—低级”等。也有一些区别词在意义上存在相反或相对的词,但在形式上却没有什么对应关系,如“口头—书面、进口—国产”等。孟凯(2008、2009)深入探讨过成组反义属性词的对应性和留学生习得时的类推情况。这里侧重从形义匹配的角度来看学习者基于概念内容推导表达形式的路径特点。例如:

(7)1988年10月,我开始读书,我的专业是汉语,我的副业是法律。(奥地利)<副修专业/辅修专业>

学习者对“副”表示“辅助的、居第二位”有所了解,但并不清楚“副业”的精确含义为“主要职业以外附带经营的事业”,而真正与“专业”相对的应为“副修专业”或“辅修专业”。

还有一类词义和词形的失配受到母语负迁移的影响。例如:

(8)这两个烟比较的话,副流烟比主流烟更有害。(日本)<二手烟/一手烟>

“副”的58例误用中有42例是这类偏误,偏态分布显著。汉语里“一手烟—二手烟”对应,而日语里“主流烟—副流烟”对应。日语母语者将“主流烟—副流烟”的词形(保留了“烟”的写法)直接挪过来表达“一手烟—二手烟”的意义,造成词形和词义匹配不同步的错位。如何让学习者掌握相关语项在母语和目标语中的系统对应关系,是很值得进一步思考的。词形和词义的失配共有64例,占偏误总数的11.15%。

当学习者掌握了区别词词项作为构件的形式和意义及其匹配关系,那么构件习得就完成了适配过程,这是区别词习得的基础。

3.2 构体习得中的形义失配

区别词习得仅完成构件的适配还远不够,关键是如何作为构件正确地运用到构体之中。区别词最常见的用法是修饰名词作定语,即出现在全部由空位组成的完全图式性构体“X+N”中。^⑥另一方面,区别词需要结合其他成分出现在部分由空位组成的局部图式性构体如“非+X、是+X+的”等中。下面分别对这两种构体类型里的形义失配作出考察。

3.2.1 完全图式性构体中的失配

3.2.1.1 “X+N”构体中的失配

先来看区别词在“X+N”构体中的失配表现。“X+N”整体习得情况较好,但在带“的”上问题比较突出。例如:

(9)下课以后,我马上去五道口商场,买了收音机、录音机和黑白的电视机。(日本)

<黑白电视机>

(10)从顶上看风景非常美丽。一片银世界。空气也很好。(日本)<银的世界>

多数区别词带“的”自由,如“大型(的)商场”;不能带“的”的多为专有名称(如“黑白电视机”);必须带“的”的往往描述事物特征,如“银的世界”(也可能受韵律限制)。

“X+N”还需要满足一定的韵律条件。例如:

(11)一般的后进国家人口多,而且他们的主力出口品是农作物,所以对他们来说,“绿色食品”是深远的问题。(韩国)<出口产品>

“出口”是合偶词(disyllabic couplet),需要进入“双音节+双音节”的韵律模板中才合法(参见冯胜利,2006:前言5-6;王永娜,2015:2-9)。韵律模板也是一种广义的形式要求。“X+N”构体中的失配共54例,占总数的9.41%。

3.2.1.2 “X+VP、S+V+X、S+X”等构体中的失配

再来看区别词在不能出现而出现了的“X+VP、S+V+X、S+X”等构体中的失配表现。学习者常根据区别词的概念内容偏向,按其临近词类的句法功能来泛化使用。例如:

(12)这也是一个好的初步。(印度尼西亚)<开始>

(13)其次,从公众利益角度来看,最不良的影响就是空气污染。(韩国)<最坏的影响/不良影响>

(14)但在公共场所喝酒怎么不非法呢?(美国)<是非法的>

名性区别词“初步”、形性区别词“不良”、动性区别词“非法”分别被误用为名词、形容词和动词。

带缀区别词的前一部分一般是形容词性成分,(类)词缀部分常为带有特定类别义的名词性成分,习得时它们容易向形、名两个词类游移。例如:

(15)最高等为在超级女生里的那些歌,她们唱的歌,会让人听着安心,舒服。(韩国)<最高级别>

(16)还有听流行歌曲的时候,我们的感性也越来越丰富。(韩国)<感情/感性细胞>
有少数带缀区别词如“高级、低级”等可以前加“很”,兼属形容词,但大多数带缀区别词不能兼类。句法泛化偏误共搜集到196例,比例高达34.15%,是区别词习得中最突出的偏误类

^⑥ 有的区别词作定语必须带“的”,即“X+的+N”,属于局部图式性构体,但大多数区别词在带“的”上是自由的(齐沪扬,1988),因此仍将其笼统概括为完全图式性构体。

型,尤以向名词、形容词的泛化为主。这跟区别词特殊的词类地位是密切相关的。区别词处在名词、动词、形容词三大词类的邻接点上,空间性、时间性和程度性几乎都等于零(李宇明,1996)。而做定语表属性又不是它的专利(名词也可做定语,如“木头桌子”),因此缺乏一个固定它的“锚”,成为最容易发生游移的一个词类。

3.2.2 局部图式性构体中的失配

3.2.2.1 “非+X、是+X+的”构体中的失配

“非+X”中的偏误主要是学习者将“非”替换成“不”而造成形式上的失配。例如:

(17)我姐姐喜欢听不主流的歌曲,所以她给我的影响太多了。(韩国)<非主流>

“是+X+的”句中的情况比较复杂。例如:

(18)而且要栽培作物,需要水,但是大家都知道水有限。(日本)<是有限的>

(19)但是,我国的食物大部分进口的。(日本)<是进口的>

(20)我认为自然是有限,科学是无限。(韩国)<是有限的/是无限的>

例(18)该用“是……的”而未用,例(19)缺少“是”,例(20)缺少“的”。这都是学习者未能把握“是+X+的”作为框式结构的“框”的特点,也是形式上的失配。这两类图式性构体中的偏误共有71例,占12.37%,也比较高。

3.2.2.2 词项与特定结构的杂糅

有的词项比较特殊,容易与某些特定结构产生杂糅。例如:

(21)石油原来是个有限制的东西,像故事中小水流一样没有了。(日本)<有限>

学习者先对“有限”的后一语素“限”进行扩展,杂糅形成“有+限制”这样的“有+N”结构。虽然用错了,但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错的水平比较高,学习者达到相当的程度才能杂糅出这样的表达。

表2 区别词的失配类型及其所占比例

失配类型	具体表现		偏误数	比例
构件习得中的形义失配	词义的偏离		106	18.47%
	词形的偏离		59	10.28%
	词义和词形的失配		64	11.15%
	合计		229	39.9%
构体习得中的形义失配	完全图式性构体中的失配	“X+N”构体中的失配	54	9.41%
		“X+VP、S+V+X、S+X”等构体中的失配	196	34.15%
		小计	250	43.55%
	局部图式性构体中的失配	“非+X、是+X+的”构体中的失配	71	12.37%
		词项与特定结构的杂糅	24	4.18%
		小计	95	16.55%
	合计		345	60.1%
	总计		574	100%

将构件习得与构体习得分开描写是为了刻画的方便,实际上学习者习得构件时总是以

具体的构体为依托,而构体的输出也总是以构件的习得为基础,二者密不可分。我们对区别词习得的各种失配类型及其所占比例进行统计(见表2)。

从失配类型来看,构件习得的形义失配占39.9%,而构体习得的形义失配占60.1%,两类偏误都不少,说明区别词在词项本身和句法表达上都很特殊。从不同类型的具体失配表现来看,构件习得中词义的偏离比较突出(18.47%);构体习得中完全图式性构体的形义失配比较显著(43.55%),其中尤以区别词进入“X+VP、S+V+X、S+X”等构体中的偏误为重(34.15%)。学习者对区别词的句法功能不甚明了,跟背后的概念驱动有很大关系,这也是区别词习得的难点。

四 区别词形义匹配过程中构式意识的形成

区别词的形义失配内部是有参差的,有的主要体现为意义上的失配,有的体现出形式上的失配,有的二者兼有,而且匹配并非同时进行,匹配的策略也并非单一抉择,这是一个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下面便从形义匹配的参差性入手来考察区别词习得中构式意识的形成和发展问题。(关于“构式意识”,参见施春宏,2011;施春宏等,2017:77,164—165;施春宏、邱莹、蔡淑美,2017等)

在构件习得阶段,学习者先获知区别词的词义。对于词义提取来说,明晰性和准确性是基本要求,否则就会出现词义的偏离,如例(1)–(3)的误用。此时学习者只具备最初步的意义意识,很难说具备什么形式意识,更谈不上具备形式和意义的匹配意识,因为连意义都搞错了,是很难进行形式或更高阶段的加工和运用的。这里还有不同层次的词义适配程度的问题,体现了学习者不同程度的感知和理解水平。

当然,仅能提取词义是远不够的,还需配以准确的词形,否则就会出现词形的偏离,如“长期间、书面式、恶循环”。词形的偏离是构词层面的泛化表现,折射出图式化过程与过度概括之间的关系。学习者在习得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常态词类时,形成了一定的图式性概括,如知道定中式复合词的词法形式一般为“形语素/名语素+名语素”,加上词缀成分“式、性”可以表类别等。当学习者用常态词类的构词规则来包装区别词时,过度概括就产生了。可以说,此时学习者对区别词词项作为构件的形义匹配意识开始有了初步的启动。

从词义到词形的失配也处在形义匹配的初步启动阶段。不管是在概念驱动下的误推,还是从母语到目标语迁移过程中词形和词义的不同步,都清楚地展示了区别词作为构件的词项本身在意义和形式之间的不对应。

构件习得是区别词习得的基础,而构体习得则是其关键之处。在完全图式性构体的习得中,区别词的常规分布“X+N”问题并不大,但在它不能出现的句法环境里偏误很显著,如“这也是一个好的初步”等。这些失配也是图式化过程中产生的过度概括。学习者对常态词类的句法功能形成了一定的图式性概括,如名词一般可以作主语或宾语等,于是将这样的句法规则套用过来就产生了过度概括。因此,如何掌握区别词和常态词类的形义区别特征,这是很重要的一步。这个阶段的学习者常根据概念类别来输出表达形式,虽然具备了初步的形式意识,但这种形式意识并不准确。

而对于局部图式性构体来说,不仅需要把握区别词本身的用法,还需要考虑它进入某些特殊构体时所受到的制约,因此习得难度更大。区别词所能进入的局部图式性构体多为框

式结构,这个阶段所出现的失配多为形式上的失配,如“是+X+的”中框式成分的缺失。此时学习者具备了一定的形式意识,但仍不够准确,因此其形义匹配意识总体还处在过渡性的发展阶段。

以上是就误用情况对学习者的构式意识所做出的大致分层。再结合正确输出的情况,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出形义匹配意识的形成阶段。如果学习者在使用区别词时,不仅能正确输出常规的、基本的句法表达(如“一个月的短期班结束了”“人造景点比不上自然风景”),还能满足特定句式的条件要求,输出更为复杂的拓展表达形式(如“作为我公司的非正式职员,每星期二和星期四到公司来工作”“我们卖的东西都是国产的”等),那么就已经形成了形义匹配意识。

为了更清楚地展示区别词构式意识的发展及其层级,我们将上面的分析总结成表 3:

表 3 区别词构式意识的发展层级

性质 阶段		表现		意义意识	形式意识	形义匹配意识
误用	构件习得	词义的偏离		+(初步的)	—(不明确)	—— ↓ 起步 ↓ 发展 ↓ 形成
		词形的偏离		+(一定的)	+(初步的)	
		词义和词形的失配		+(一定的)	+(初步的)	
	构体习得	完全图式性构体	“X+N”构体中的失配	+	+(初步的)	
			“X+VP、S+X、S+V+X”等构体中的失配	+	+(初步的)	
		局部图式性构体	“非+X、是+X+的”构体中的失配	+	+(一定的)	
			词项与结构的杂糅	+	+(一定的)	
正用	完全图式性构体(如作定语等)			+	+(基本的)	
正用	局部图式性构体(如进入“是……的”句时)			+	+(拓展的)	

表 3 从不同习得阶段的凸显表现对意义意识和形式意识及其匹配意识的构建过程进行了大致区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单线发展的。某个或某些具体词项的正用,也不意味着整体区别词习得就完成了。实际上,就有的失配而言,界面互动特征十分明显。例如:

(22)有的声音虽然不太大,但太人工、人造,所以对我的身体也起不好作用,就是说,增加心理压力。(日本)〈太嘈杂?/属于人工噪音?〉

“人工”是名性区别词,“人造”是动性区别词,学习者将它们当做形容词来用(用“太”修饰),说明对词义把握不够准确,并在偏离的概念驱动下进行了泛化的错误加工;“太人工、人造”在句中做谓语,则又在图式性构体层面出了问题,一步错,步步错。构件与构体之间、词项和图式、语义和句法等界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增加了诱发偏误的可能性,造成了偏误来源多、层次复杂交错、习得难度也很大。学习者意义意识和形式意识以及形义匹配意识的形成,也是在不断提升的动态变化中交错发展、螺旋式前进的。

五 从区别词习得看词类范畴习得的普遍性问题

区别词是汉语词类系统中的边缘范畴,无论是构件习得还是构体习得,在形式和意义及

其匹配关系等方面都具有特异性。然而,如果参照一般词类的习得情况,区别词习得的特殊性恰好鲜明地彰显了构式习得的一般性问题,如形义匹配的参差性、图式化与过度概括之间的关系等。实际上,词类范畴的习得,都需要面对形义匹配、词项知识的习得和图式性知识的习得以及相关的能产性等构式习得中的重要问题。鉴于此,这一部分仍从构式的形义关系入手,以区别词习得为切入点来探讨词类范畴习得的普遍性问题。

由于词类范畴的习得都是将特定词项作为构件填入特定构体的过程,关键之处在于学习者如何构建构件的形义匹配、构件和构体的形义匹配,而构建的难易程度又取决于词类的形义关系透明度的高低。所谓透明度,就是从结构体的构成成分及其关系中推导出整体特征的难易程度(施春宏,2013)。区别词形义关系的透明度是比较低的。虽然它的概念义基本等于字面义的加合,意义透明度比较高,但形式透明度很低,不太合乎一般的结构规则(如除了作定语,基本不能独立充当句法成分),而形式和意义之间也没有什么对应关系,学习者构建这种匹配关系的难度比较高,在习得时就容易出现偏误。

这也就表明,凡是那些形式和(或)意义比较特殊、形义关系不透明的习得内容,都有可能给学习者带来困难,而越特殊、越不透明之处,习得的难度就越大。这个规律对整个词类范畴的习得都具有普适性。我们可以根据构式透明度的不同表现推断出如表4所示的词类范畴习得的普遍规律(“+”表示透明或比较透明,“-”表示不透明或不够透明):

表4 词类范畴习得的普遍规律

	形式	意义	形义匹配	输出
透明度	+	+	+	不容易出错
	+	-	-	容易出错
	-	+	-	容易出错
	-	-	-	容易出错

这种推断是有多样化的事实为基础的。先以名词“初期”和区别词“初步”为例。它们都是一级词,概念相近,但在中介语语料库中的表现大不一样。“初期”共出现16例,全部正用。语料中出现得比较多的是它作主语(如“20世纪初期风云变幻”)、时间状语(如“初期发现得早”)和介词宾语(如“在创作的初期”)的情况。与“初期”相比,区别词“初步”的偏误率高,共出现了21例,误用11例,偏误过半。例如:

(23)科学家经常说,“失败是成功的初步”。(印度尼西亚)〈开始〉

(24)初步我住在深圳,所以有深圳的名胜古迹看一看的打算,但到深圳的旅客也太多了。(日本)〈刚开始(的时候)〉

“初期”与“初步”差别这么大,主要因为它们形义关系透明度不同。“初步”的形义关系不透明,容易出错,“初期”的形义关系比较透明,不太容易出错。“初步”的偏误集中在构体习得阶段,而“初期”如果要出错(虽然语料中并没有误用),那么较有可能出在构件习得阶段(如与近义词的混淆)而不太可能出现在构体习得阶段。这也就使得我们对词类习得的偏误倾向具有一定的预测性。

上述规律不仅适用于不同词类的对比,也适用于同一词类不同次范畴的对比。名词内部不同次范畴的习得差异很大。多数普通名词形义透明度较高,如有偏误,一般出现在构件习得阶段;但方位词的习得比较特殊,往往跟特定的框式结构有关(黄理秋、施春宏,2010);

二价名词的习得也相当特殊,它语义上带有两个论元,句法上要求对象论元用介词引导形成框式结构(如“我对他有意见”),形义关系透明度很低,习得难度很大(蔡淑美、施春宏,2014)。动词或形容词内部也是如此,如均需用介词引导对象论元的准价动词(如“我跟他见面”)、双价形容词(如“我对他很热情”),比普通动词、形容词的习得都要复杂得多(杨圳、施春宏,2013;施春宏等,2019)。

形义关系的透明度还影响着图式化过程中过度概括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形义关系较为透明的词类、次范畴或一般词项,出现过度概括的可能性不大。形义关系不(或不够)透明的词类、次范畴或特殊词项,出现过度概括的可能性比较大。如区别词习得中的过度概括就十分显著。二价名词、准价动词、双价形容词等也是如此,学习者容易用常态词类的句法规则套用在它们身上,如“不是绿色食品的再洗也洗不掉农药,所以没有好处”“现在我也有机会见面他们”“今天考试地点汉城外语大学,我这里很陌生”等。

我们从区别词的习得出发,挖掘了词类范畴习得的普遍性问题,从特殊词类的习得中做出了跨词类的习得概括。这也就启发我们,基于构式特殊形义关系的习得研究,可以关注汉语中具有特色又相互关联的语项系统,如特殊词项、特殊句式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词项—语块性构式(二价名词、准价动词之类的),揭示出它们在不同层面(如词法、句法、语义、语用、韵律、语体等)的内在机制和习得规律,精细考察语项知识习得和概括性知识习得之间的关系及相关的能产性问题,建立特殊现象和一般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由此建构系统的构式习得知识库(施春宏等,2017:228)。

六 余论

目前词类习得的偏误分析已经做了不少,然而对词类内部的形义层次及其差异考察不够充分,对习得结果的一致性和差异性缺乏理论探讨,对边缘现象、特殊范畴所蕴含的普遍意义也较少关注。本文以区别词的习得为例,从构式的形义关系入手重点考察了区别词的失配表现,并从形义匹配的参差性角度分析了学习者构式意识的发展层级。区别词的习得虽然特殊,但揭示了构式习得中的一般性问题,由此本文进一步探索了词类范畴习得的普遍性问题,同时也彰显了基于特殊形义关系的构式习得研究路径在偏误分析中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区别词是汉语词类范畴中的边缘现象,它的特殊表现展示了词项和构式、语义和句法以及句法和韵律、结构和功能等相互影响的诸多情况,折射出很多本质性的东西。本文的探索进一步证明,对边缘现象、特殊范畴的习得研究,更能见出核心范畴、普通范畴的习得过程和机制。核心范畴、普通范畴往往展示典型现象相对“纯净”的条件规则,为边缘现象、特殊范畴的习得提供基本参照(当然也不能忽视由此可能导致规则的无条件泛化)。而边缘现象、特殊范畴习得中所表现出的特殊性,深刻地揭示了在基本原则参照下多重界面特征参与调节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也正是构式语法研究将边缘现象、特殊现象放在语法研究的中心位置的基础。构式语法的理论出发点之一便是对核心现象和边缘现象之间的关系做出新的思考,甚至采取将边缘现象进行理论中心化的研究策略,试图通过对边缘现象的考察来审视语言整体运作的特征和机制,进而推进研究观念和方法的更新。边缘现象、特殊范畴之所以具有这样的语言价值(language value)和语言学价值(linguistic value),正是因为它们更能

彰显同一性和差异性、规则性(regularity)和特异性(idiosyncrasy)的关系问题,而这些问题其实也是语言研究乃至所有科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因此重大理论的突破有时与此相关(施春宏,2016、2018:328)。我们只有将边缘现象、特殊范畴放在特定系统中做出有层次的精细分析,揭示出它们在多重界面特征互动作用下所形成的约束条件,才能将相关研究推向深入。

附录：中介语语料库中区别词的使用情况

类型		语料库中已出现						等级中收录但语料库中未出现
		正用			误用			
		一级	二级	三级(含附录)	一级	二级	三级(含附录)	
单音节		男、女			金、银	副		
多 音 节	名性区别词	定期、彩色	长途、灰色	平价、立体、宏观、微观、正宗、合资、中性、隐性、高龄、兼职、简体、繁体、长足、万能、全方位、多方面、单方面	初步、长期、短期、专业、专门、电子、高速、人工	优质、业余、正义、主流	黑白、高价、巨额、正面、负面、反面、口头、书面	首席、特价、特快、廉价、活期、远程、火速、高额、液晶、定时、定向、差额、长效、大宗、海量、多功能、公益性、纸质
	动性区别词	出口	选修、独唱、合唱、机动	原装、自发、电动、家用、公立、国营、私营、杂交、隐形、合营、函授、无条件	自动、进口、非法、共同	野生、外来、国产、临时、间接、对应	人造、亲生、相对、私立、私有、公用、假冒、有机、切身、新生、后备	人为、组装、祖传、家传、国有、民办、民用、民营、仿制
	形性区别词		特定		真正	有限、无限、不良、天然、特有	首要、次要、额外	新兴
	带缀区别词	超级	小型、中等、一流	急性、中性、顶级、双重、双向、上流、新款、头号	高级、初级、中级、正式	大型、新型、高档、高等、一次性	次等、新式、中型、慢性、良性、恶性、感性、同等	初等、轻型、重型、巨型、单边、多边、阴性、阳性、重量级
小计		53			70			37
总计		123						37

注：“正用”囊括只有正用、没有误用的区别词，“误用”涵盖出现误用的区别词，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只有误用情况，大部分的词项既有正用也有误用；“一级、二级、三级”是“等级”中的词汇分级。表中有几个词如“黑白、进口、无限”等，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分别为名词、动词、形容词，并无区别词的标注。本文认为这些词都具有分类作用，如“黑白”可对电视进行分类(“黑白电视—彩色电视”)，因此将它们包含其

中。这样的处理也与教学中的实际用法相一致。

参考文献

- 蔡淑美、施春宏 (2014) 基于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二价名词习得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 冯胜利 (2006)《汉语书面语初编》,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国家汉办、教育部社科司《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课题组 (2010)《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胡亚 (2019) 图式性构式的历时演变:以汉语“连XP都/也VP”构式为个案,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黄理秋、施春宏 (2010) 汉语中介语介词性框式结构的偏误分析,《华文教学与研究》第3期。
- 李扬 (2012) 汉语区别词的特点及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区别词教学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李宇明 (1996) 非谓形容词的词类地位,《中国语文》第1期。
- 刘春卉 (2015) 区别词兼余标记的泛化扩张与老牌区别词再造,《汉语学习》第5期。
- 刘丹青 (1994) “唯补词”初探,《汉语学习》第3期。
- 卢福波 (2010)《汉语语法教学理论与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陆丙甫 (1983) 词性标注问题两则,《辞书研究》第5期。
- 吕叔湘、饶长溶 (1981) 试论非谓形容词,《中国语文》第2期。
- 孟凯 (2008) 成组属性词的对应性及其影响因素,《中国语文》第1期。
- 孟凯 (2009) 留学生反义属性词的类推及其成因,《汉语学习》第1期。
- 齐沪扬 (1988) 谈区别词的内部分类,《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二、三期合刊。
- 齐沪扬 (1990) 谈区别词的归类问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齐沪扬、张素玲 (2008) 区别词功能游移的原因,《汉语学习》第4期。
- 施春宏 (2011) 面向第二语言教学汉语构式研究的基本状况和研究取向,《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
- 施春宏 (2013) 句式分析中的构式观及相关理论问题,《汉语学报》第2期。
- 施春宏 (2016) 互动构式语法的基本理念及其研究路径,《当代修辞学》第2期。
- 施春宏 (2018)《形式和意义互动的句式系统研究——互动构式语法探索》,北京:商务印书馆。
- 施春宏 (2019) 句式意义分析的观念、路径和原则——以“把”字句为例,《汉语学报》第1期。
- 施春宏等 (2017)《汉语构式的二语习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施春宏、邱莹、蔡淑美 (2017) 汉语构式二语习得研究的理论思考,《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
- 施春宏、邱莹、陈艺骞 (2019) 汉语双价形容词的二语习得表现及其机制,未刊稿。
- 全国斌 (2011) 区别词的语义类聚与功能游移,《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 王建勤主编 (1997)《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王永娜 (2015)《汉语合偶双音词》,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谢琳琳 (2011)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区别词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徐建华 (1987) 汉语非谓形容词的几个特点,《汉语学习》第4期。
- 杨圳、施春宏 (2013) 基于中介语语料库的汉语准二价动词和准三价动词习得研究,《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张博 (2007) 同义词、近义词、易混淆词:从汉语到中介语的视角转移,《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张素玲 (2006) 现代汉语区别词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周刚、叶秋生 (2007) 属性词语法性质的再认识,《汉语学习》第6期。
- 朱德熙 (1982)《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 Corder, S. Pit (1973) *Introducing applied linguis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Education.
- Goldberg, Adele E. (2006)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berg, Adele E. (2013)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es. In Thomas Hoffmann and Graeme Trousdal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15–3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berg, Adele E., Devin M. Casenhiser & Nitya Sethuraman (2004) Learning argument structure generaliza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5 (3): 289–316.
- Langacker, Ronald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 & Graeme Trousdale (2013) *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al chan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 Match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 and Meaning in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Distinguishing Words

Cai Shumei Shi Chunhong

Abstract Taking distinguishing words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mismatching and adaptation of form and meaning in their acquisitio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based on which the developmental hierarchy of learners' construction awareness is analyzed. Since the idiosyncrasy of distinguishing words reveals the general problems of construction acquisition, it is enlightening to understand the acquisition law of word class as a whole. Therefore, distinguishing words can serve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explore some universal characteristics in word class acquisition. Furthermore, the article makes new thinkings on the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acquisition approach in error analysis.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status of peripheral phenomena and special categories.

Keywords distinguishing words, form-meaning mismatching, construction awareness, word class acquisition, universal characteristics

作者简介

蔡淑美, 厦门大学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构式语法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
[Email: chenzhoushmcai@126.com]

施春宏,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主要从事构式语法和语体语法的理论与应用探索、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与教学研究。[Email: shichunhongblcu@163.com]